

M111
119
17

国际形势 与国防战略

军事科学院军事运筹分析研究所 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国际形势与国防战略

军事科学院军事运筹分析研究所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国际形势与国防战略
军事科学院军事运筹分析研究所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9印张 129千字
1987年2月第一版 1987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5291.084 定价：1.30元

内 部 发 行

说 明

此书选收了军内外学者关于国际形势分析和战略问题研究的十四篇论文。在国际形势方面，侧重于分析和预测当前至2000年前后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在战略问题方面，侧重于探讨国防战略和军事战略，同时也涉及国家战略和国家集体战略。此外，有的论文还阐述了战略分析研究中的一些方法问题。这些论文的观点和对问题所作的分析，是作者个人的见解，不代表任何组织。我们在编辑此书过程中，出于某些考虑，对有的论文在个别地方作了些删节和文字上的改动，敬请有关作者谅解。

编 者

1986年11月

目 录

当前国际战略环境及其发展趋势.....	郗润昌	(1)
今后十五年的国际形势发展趋向和我国的 战略问题.....	程瑞声	(15)
新技术革命与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关系.....	郭震远	(22)
“星球大战”计划及其对军事战略和国际 关系的影响.....	庄去病	(35)
苏美裁军谈判及其发展趋势.....	周纪荣 黄庭炜	(47)
二〇〇〇年美国军事战略展望.....	萨本望	(58)
本世纪末各主要国家的军事战略和我们的对策.....	荣 植	(67)
二〇〇〇年我国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王书中	(74)
确定军事战略目标是研究国防发展战略的 首要问题.....	糜振玉 陈维民	(82)
试论现代战略观与现代国防.....	吴春秋	(97)
国外国防发展的一些战略考虑.....	蒋树兴	(109)
法国的军事战略及其启示.....	王怀智	(125)
军事战略思考与实验.....	龙继泽	(136)
系统分析在美国战略研究中的地位.....	靳 敏	(142)

当前国际战略环境 及其发展趋势

郗 润 昌

当前的国际战略环境，正在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将对2000年前后的以至更长时间内的世界政治、军事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本文拟从宏观战略的角度，对当前正在演变中的国际战略环境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作一初步的探索和分析，并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供参考。

一、当前国际战略环境变化的特点

当前，整个世界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性的大变革时期。这一大变革正在迅猛地冲击着战后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的国际战略环境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并使之开始发生史无前例的剧烈变化。现今世界正处于这一战略性的历史大变革的转折关头。从迄今已经呈现出的发展势头看，估计大约经过20年到30年左右的演变，即到21世纪头十年前后，世界将可能展现出一个既与战后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国际战略环境不同，又与从现在到下世纪初的国际战略环境迥异的新的国际战略环境。这就是说，如果把战后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把下个世纪初期以后作为另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那么，世界现今所处的时期正是从前一个时期向后一个时期急速过渡的新时期。

当前，国际战略环境已经走上新的历史性演变进程的主要标志可以概括为二。其一是，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以来，一场以微

电子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为中心的新的科技革命在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中首先是在美国和日本蓬勃兴起，而后迅速蔓延开来。迄今，不仅在北方国家，就连南方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其中尤其是那些科学技术相对发达的国家，均开始大力发展与这次科技革命相关联的高技术。其二是，东西方主要大国或国家集团，或为了充分利用这次新的科技革命提供的良机，或为了跟上这次科技革命发生和发展的新潮流，均相继制定并开始推行着眼于21世纪的新的国家战略或国家集团的总体战略。这就是：美国的“高边疆”战略，其中置“星球大战”计划于其首位；日本的“科技立国”战略；西欧的“尤里卡”计划；苏联的“加速战略”，等等。这些新战略的实施意味着，无论是美、日、西欧等西方国家或国家集团，还是苏联东方集团，都已将新的科技革命的发展纳入了各自国家战略或国家集团的战略轨道。这样，在美苏乃至东西方之间的以争夺未来战略主动权，其中主要是军事战略主动权的大较量，以及美、日、西欧国家之间技术与经济的大较量，均已同时展开。这是一场以新的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为基础，国家领导集团之间的战略远见和战略意志的“智”、“谋”和“韧”的大较量。仅从美苏之间而言，取得这次大较量胜利的一方，将在未来获得控制国际形势和驾驭战争发展的巨大优势或主导权。

总之，可以认为，在新的科技革命的基础上，美苏乃至整个东西方之间推行新战略而掀起的比开发和积蓄力量的大较量，以及美、日、西欧之间的激烈竞争，正在使战后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形成的国际战略环境，急速地向未来新的国际战略环境过渡。从现今到本世纪末期之前即为这一过渡时期的第一阶段。

为了很好地认识和预见国际战略环境的演变，需要分析当前国际战略环境的主要特点：

第一，当今正在继续发展的新的科技革命是一次世界性的革命

纵观世界科学技术进步与发展的历史，无论是发生在上古的“农业革命”，还是发生在近代的工业革命，因当时历史条件的限

制与各种因素的制约，均呈现出这样一种现象，即：革命首先发生在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尔后以十分缓慢的速度向外传播。这样，便在首先发生技术革命的国家或地区与未受到其影响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分野。而这一次科技革命则不同。它虽然首先发生于美国和日本，尔后便非常快地传遍包括第三世界一系列国家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从而使这次科技革命具有世界规模。这是一种历史上罕见的现象。

第二，这次科技革命是一场综合性的革命

这次科技革命的综合性表现为：科技革命、军事技术革命和知识革命交织于一起，其中以科技革命为主体，军事技术革命为先导，知识革命为基础，三者浑然一体。所谓知识革命，指的是人的知识和人的思维能力，为适应当前科技革命和军事技术革命飞速发展的需要，将经历一次巨大的飞跃和发展。迄今已经显露出的趋势是，在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脑力劳动已超过体力劳动而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手段。可以预见，随着知识革命的推进，脑力劳动即人的知识所发出的火花，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地位将会更趋突出。据此，可以断言，未来哪个国家具有驾驭知识市场的能力，将意味着它有可能获得控制世界技术、经济、军事和政治的主导权。显而易见，今后超级大国间，争夺知识，争夺人才，将是它们争夺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第三世界某些国家的人才外流还有进一步发展之势。这是必须认真研究和对待的新的国际现象。

第三，世界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均竞相制订了新战略

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与影响之下，世界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虽然追逐的战略目标有所不同，但在数年之内，均竞相制订了新的国家战略和总体发展战略。这种现象实为历史所仅见。

美国野心勃勃，率先制订和开始推行“高边疆”战略。美国制订和实施该项新的国家战略的远大战略目标是：利用其空间技术方面的优势，通过空间军事化和空间工业化途径，以期在夺取对苏

联军事战略优势和重新拉大同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差距，即在重新夺取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的基础上，进而实现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统天下。对此，美国政、军、学界的一些要人并不讳言。美国“高边疆”战略计划制订的主持人丹尼尔·格雷尼姆曾经这样说：“纵观人类历史，那些最有效地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转入另一个领域的民族，总能获得巨大的战略利益”。他主张美国制订并推行“高边疆”战略，就是为了“建立世界霸权”。里根总统在1983年3月23日提出“战略防御倡议”时就指出，美国搞“星球大战”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显然，在美国当政的主流派看来，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推行“高边疆”战略是实现其长远战略目标的唯一可行的有效的途径。

日本实行“科技立国”战略，以实现其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宏愿。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铃木内阁时期，日本开始酝酿起，中经大平时代，到中曾根时代，最终形成了现今的“科技立国”战略。该战略的目标是，通过开发所谓“独创性和国际性”的科学技术，使日本到下世纪初成为世界上一个新的政治大国。

继美、日之后，西欧当机立断，迅速推出了“尤里卡”计划。该计划可以被看作是西欧国家集团面向21世纪的总体战略。这项计划既是一项民用计划，又是一项军事计划。它的实施既是为了回答美国和日本的新技术挑战，又是为了迎接苏联和华约国家的来自空间的军事挑战。

苏联为迎接来自美国和西方的诸如军事、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挑战，亦相继制定并开始执行所谓“加速战略”和《科技进步综合纲要》，以期通过高技术的发展，扭转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的不利形势，积蓄力量，准备同西方决一雌雄。

总之，世界主要大国和国家已分别制订了各自新的战略。这些战略的共同点是：（一）把发展高技术作为各自战略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的主攻方向。（二）把各自的战略意图的实现寄托于未来高技术与经济实力的发展。（三）把实现各自战略目标的时限定在

了21世纪初期前后。

第四，高技术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高技术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见重要，是一种新的国际现象，已引起了国际舆论的相当关注。法国一位学者曾著文称：技术较量已成为大国间竞争的一个方面。从前，大国的竞争表现为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竞争。如今，技术上的竞争越来越占有突出的地位。日本通产省事务次官小长启进一步说：“今天技术开发中的优胜者，将成为即将到来的社会的领导者”。苏联阿尔巴托夫去年也曾说过，过去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今天是技术里面出政权。凡此种种，说明高技术的作用会进一步突出。这意味着不论是美、日、西欧西方发达国家之间，还是东西方之间，高技术的竞争会空前激烈。与此同时，相互间，尤其是西方对东方、对中国的科技情报封锁和某些禁运措施将进一步加强。

第五，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将会异军突起，成为未来世界政治中的一支新的力量

纵观世界历史，迄今已经发生的几次科技革命，均对贫困和落后地区提出了严峻挑战，并给其造成十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恶果。这次科技革命从根本上来说，亦是对第三世界的严重挑战，因为它将进一步拉大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将有可能利用这次科技革命的机会跨入工业发达国家的行列。据知，第三世界一些国家迄今已制定并开始实施它们迈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可以估料，这些国家将会异军突起，并将成为未来世界政治和经济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总之，由于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由于各主要国家的国家战略和国家集团的总体战略的实施，国际战略环境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而这种变化的环境所具有的上述特点将直接影响当前国际战略环境的基本发展趋势。

二、当前国际战略环境的发展趋势

当前国际战略环境的基本发展趋势是：

第一，人类正从探索空间时代走向利用和开拓空间时代

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一事件标志着人类从此揭开了探索空间的序幕。随着探索空间经验的积累和不断丰富，随着航天工具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尤其是随着新的科技革命的到来，人类从军事、经济和空间科学方面利用太空已成为可能。而美、苏、西欧、日本相继提出具体开发空间的计划和设想，正预示着人类将从探索空间时代走向开拓和利用空间时代。这一飞跃意味着人类生活的天地和活动的空间将从海陆空扩展到广袤的宇宙空间。苏联著名空间学家和“火箭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曾经说过，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之中。人类从地球走向太空，这从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角度讲，的确是一次巨大的进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面。而从另一个角度讲，由于现今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对立的阶级，对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立的国家集团，存在着国家间和地区间巨大的贫富差距，这种由少数大国出于本国或本集团政治、军事和经济目的而对宇宙空间的利用和开发，而置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于不顾，必将使世界政治更趋复杂化。现在的问题是，美苏等航天大国在军事、经济和科学上开发利用太空的工作已经开始，其进展之快可能出乎人们所料。太空军事化和工业化已不再是神话，且为期不会太遥远。

第二，军备竞赛将更趋激烈，以空间兵器为代表的一代新兵器将会出现

与新的科技革命相联系，新的军事技术革命是一场以微电子技术、激光技术等为中心的深刻革命。由于微电子技术等高技术已开始应用，并将更加广泛地应用于军事的各个领域，从而在必将推出新一代空间兵器的同时，核兵器和“新兴”常规兵器亦将得到空

前的发展，经历革命性变化。这预示着战后以来核兵器在诸类兵器中的主导地位已受到空前挑战。无疑，随着新一代空间兵器的推出和“新兴”常规兵器的问世，核兵器在诸兵器中的主导地位和威慑作用将会下降。这意味着军事技术又将发生犹如从冷兵器到热兵器和而后从热兵器到核兵器那样巨大的变化。而今，这一在兵器发展史上的新的变革时期已经开始。

空间兵器主要指反弹道导弹和反卫星等武器系统，虽说美苏研制以核弹头为弹丸的反弹道导弹和反卫星等武器系统的工作并非始于今日，但美国建立在微电子技术和宇航技术优势基础之上的非核反弹道导弹和反卫星计划，确实无前例。就此意义而言，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执行恰恰标志着这次新军事技术革命的到来。由于空间武器以制服核武器为其首要目标，所以该武器系统的形成将使之压倒核兵器而成为诸兵器之王。迄今，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正在一些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与此同时，西欧国家、苏联等已制订了一系列空间军事计划。估计到90年代初，新的空间武器可能相继问世。

核兵器的发展亦十分引人注目。这一领域的变革将进一步朝两个方向迅速发展。一方面，有鉴于空间兵器的形成将不可避免，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强核武器的生存能力和突防能力已成为美苏双方十分关注的战略性问题。从双方已经公诸和相互揭露的有关计划看，在本世纪末将会推出一代新的核武器。这是武器发展中攻与防、“矛”与“盾”相互发展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核武器亦正在向着高精度、小型化和可用于实战的方向迅速发展。加卢瓦和恩特雷早在1984年春合写的一文中就曾指出：“过去20年中，俄国导弹的命中精度提高了九倍，命中精度已经很高的美国导弹提高了四倍”。又说，现在美国的MX洲际导弹的“圆周误差概率”为100米，而这种导弹只要携带相当于宇宙神导弹弹头当量1000万吨TNT的1/20的弹头，便可摧毁诸如导弹发射井等这样的硬目标。这样，随着其命中精度的进一步提高和更趋

于小型化，从而使其热辐射和冲击波进一步减小到可忍受的程度，核武器被用来打击诸如导弹发射井、指挥中心和战略要地等硬目标的可使用性正在增大。这意味着核武器仅仅是一种政治威慑武器而并非实战武器的神话将成为过去。

常规兵器的现代化进程近年来亦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广泛使用，许多“新兴”常规兵器首先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发展起来。据知：在1985年，美国已经制造了一种叫“阿吉拉”的无人驾驶侦察飞机，这种飞机在北约国家境内上空便可搜寻到华约国家境内纵深达500公里的军事目标。也是在1985年，美国还生产了一台无人驾驶的侦察车的样车，这种车辆，一旦深入敌方领土，便可把它所“看到”的情况迅速报回。另外，光电子技术的应用，使白天与夜间作战在能见度上的差别正趋于消失。而西方发明的精确制导的“灵巧”炸弹，一旦用于战场，便可抵消苏联在坦克方面的数量优势。这些“新兴”常规武器配合使用，不仅具有“看的远”、“打击远”和“效能高”等以往的常规武器未具备的特点，而且如此发展下去，其效能将不亚于战术和战区核武器。所以，北约军队最高司令罗杰斯将军称这些武器为“利用和代替”武器，而把这些武器系统所形成的力量称之为“利用和代替力量”。现今，美国和北约国家正按“空地一体作战”理论和“罗杰斯计划”的要求大力发展这些武器系统。估计，到2000年之前，美国和北约国家的常规力量将发生巨大变化。这将意味着苏联自战后以来在地面常规力量的优势将被对手所打破。

值得注意的动向是，里根政权声称反对恐怖主义，把利比亚，把卡扎菲上校本人及其家庭住宅，变成了美国新式常规武器试验的靶子和“低烈度战争”的试验场。据外电报道，在对利比亚采取的军事行动中，美国使用了诸如“GBU—10铺路”式激光制导炸弹、“GBU—15”型电视制导炸弹、“石眼—20”型激光和“快眼”型集束炸弹、“斯基珀—11”型激光制导炸弹和“阿帕姆”型集束炸弹等“特别先进的弹药”。正是这些先进的武器压住了利比

亚的苏式地对空导弹的火力，并使之毁于一旦。而卡扎菲本人也险些遭殃。美国用“新兴”常规武器袭击利比亚，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战略信息，并启发人们去认真考虑大国对小国，大国之间未来进行战争的这种“中心开花”的新形式。

第三，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首先进入信息社会

随着新的科技革命的继续推进，随着美、日和一些欧洲国家面向21世纪的新的国家战略和国家集团的总体战略的实施，尤其是随着现在在工厂劳动的工人，象工业社会到来时从农村拥向城市和工厂那样，纷纷离开工厂而拥向信息产业和第三产业，其结果是，这些国家将首先进入信息社会。如果说《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等未来学的著述对这种有别于工业社会的社会曾作过朦胧的预测，那么今天，美、日和欧洲一些国家均把走向这种社会作为它们的国家战略目标之一。所谓信息社会，迄今西方学界仍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一种解释认为，信息社会指的是“办公大楼、工厂等等所有地方和每个人都能配上高级机器，并广泛地普及到家庭”的那样一个社会。从当前发展的趋势看，西方国家首先达到这样的目标，应当说既可望而又可及的。不久前，美国国务卿在谈及信息革命时曾经这样说：“信息革命可望象上个世纪工业革命那样决定性地改变我们星球的常规。现在工业时代行将结束，在某些方面它已经结束。”又说：“现在美国有600万个家庭有了计算机。……到1990年，全国将有一半的家庭，以及数不清的学校、机关和工厂，计算机化”。可以认为，将来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实现计算机化，应当说是进入信息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另外，日本有人估计，他的国家亦将继美国之后而进入信息社会。

显然，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首先进入信息社会。这对世界社会主义各国是一个深刻而巨大的挑战。

第四，南北贫富差距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拉大

在这次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和主要是在北方大国推行新的发展战略的驱动下，北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将快于南方的多数国

家。与此同时，南方的一些国家将因其战略的正确而异军突起，但这毕竟为数很少。而作为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将因其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而同北方国家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迄今看，这种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之势，实属不可避免。就这一意义上讲，富国的任何一次科技革命是对落后贫穷国家的深远挑战。有鉴于此，北方国家凭借其技术和经济方面的优势，并以此为武器，在相互争夺第三世界市场的同时，企图把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变为它们新型的殖民地和新的势力范围。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新的重大的国际问题。

三、结语与建议

从上所述，完全有理由认为，由于新的科技革命的发生与发展，尤其是由于美、苏、日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新战略的制订和推行，以及由于其他因素的作用，当前国际战略环境正在经历着战后以来最深刻的巨大变化。而正是这种变化所具有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决定和影响着从现在到2000年或更长远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决定着世界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发展，决定着东西方之间力量的对比与变化，并由此导致下个世纪初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国际战略环境。因此，这一变化必将直接关系到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未来的前途与命运。基于这一认识，无疑，哪个国家有能力驾驭和跟上当前的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那么，它在未来世界政治中将有可能处于主导或有利地位，从而在未来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影响。而落后于形势发展跟不上时代潮流的国家，就难免陷入被动和受人摆布的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从当前的技术、军事和经济的发展形势看，在美苏之间美国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在美、日和西欧国家之间，美国在总体上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在东西方之间，西方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在南北之间，北方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毋庸讳言，这种形势，哪怕这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它的出现与发展必将对国际

形势产生不可低估的重大影响。如果这种趋势任其发展下去，那对苏联，对东方集团国家将是十分不利，并且是十分危险的。难怪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上惊呼，苏联正面临着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的不利局面。显然苏联被迫断然决策，推行“加速战略”，正是为了设法改变这种局面。

就我国而言，在当前的国际战略环境中，诚如赵紫阳总理所说，新技术革命对我国仍然“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而随着近几年来世界主要大国和国家集团新战略的实施，随着新技术创新速度空前加快，这种挑战显得更加严重。因此，为了抓住宝贵而有限的机会，迎接更大的历史性挑战，在当前国际战略环境急剧转折的重要关头，我们必须带着一种紧迫感和强烈的时代感，处理好下列几个方面的宏观战略关系，以使我国尽快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更加迅速地强大起来。

一、国内与国际环境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发展，关键因素是国内因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国际因素对一个国家的兴衰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在当前国际战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当口，更是如此。近几年来，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对其总战略的影响，明显地日趋增大。可以认为，无论是西欧国家和苏联的新战略的制订，还是日本战略的不断调整，无不深受美国太空军民用战略的影响。这种强烈的竞争迫使大国的政治家们，无时不在通过先进的监视和通信网络盯着其经济和政治对手们的一举一动，无时不在通过战略家们对未来局势的周密分析和预测，以期更准确地判断竞争对手之间未来的力量对比变化。美国著名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曾富有哲理和远见地指出，密切关注未来世局发展，对一个国家的前途，是多么重要。他说：“忽视未来的人将会冒失去未来的危险”。这种见解可以说已成为美国一些当权者的座右铭。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不久前在一次演讲中也说：“对管理国家事务本领的永恒挑战之一是：洞察未来，了解主要对手的本质并十分准确地掌握历史发展趋势，

以保证我们自己制度的价值观念和目标得到保障。如果政治家不了解这些趋势，就很容易导致灾难。”显然，温伯格在这里所说的“洞察未来”，对于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来说，有其特定的战略意图。但不管怎么说，“洞察未来”，对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同样十分重要，尤其是当前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法国被认为是继美苏之后的第三航天大国。不久前，它通过了一项研制间谍卫星系统的所谓“太阳神计划”，初拟1992年前后进行部署。一旦该系统开始运行，那么，世界各地的活动，均置于法国的有效监视之下。可以认为，法国采取这一重大措施，正是充分地考虑到了未来，以期更有效地“洞察未来”。

我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战略家。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已成为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知彼者，对于我国来说，就是要通过强大的信息网络和精确的调查研究，客观地掌握世界上敌友的动向，其中至关重要的首先是一时看不到又摸不着的、且往往被许多虚假现象掩盖着的战略动向。应当说，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和对外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已为“知彼”开创了历史性的新局面，且在这些年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为了从国家安全和对外活动计，为了更有效地“知彼”与洞察未来，无疑仍须大大加强了解世界的工作。

二、技术与战略的关系

“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一定的技术条件作基础，就是具有天大的本领的战略家，也难拿出一项行之有效的战略方案。这可以说就是技术与战略的一般关系。举例说，如果美国没有在航天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经验，没有这次科技革命已经提供的和将会提供的最新技术成果，它何以谈得上制订“星球大战”计划。但对于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们来说，他们首先是技术的主人而不是技术的奴隶。他们脚站在地上，站在今天，但他们的眼睛却盯着未来，盯着世界的发展大趋势。一旦萌发出新的技术因素，便抓时机，制订和推行新战略。因此他们在认识和处理技术与战略的关系